



尚論編卷之七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東漢

鄧禹

寇恂

馮異

賈復

馬援

卓茂

邳惲

張堪

任延

鍾離意

王景

曹褒

丁鴻

第五倫

袁安

魯恭

楊震

黃瓊

張綱

虞詡

孟嘗

劉寵

朱穆

李固

杜喬

李膺

張儉附

陳蕃

竇武

王允

臧洪

趙苞

荀彧

孔融已上名臣
已下逸民

嚴光

梁鴻

陳寔

王烈

仇覽

黃憲

徐穉

郭泰

仲長統

王符

申屠蟠

龐德公

管寧

鄧禹字仲華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禹不肯從更始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鄴光武見之甚歡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覽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常與定計議從至廣阿光武披輿地圖指示禹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頃從光武畧定北州以禹沈深有大度故受以西討之畧光武即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為鄼侯食邑萬戶策有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之語赤眉之入長安也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於是名震

關西帝數賜書褒美赤眉西走禹自馮愔叛後禹遣馮愔宗欽推相攻愔遂殺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帝乃徵禹還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毋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帝益重之中元中復行司徒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甚見尊寵永平初薨謚曰元侯

范曄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榮悴交而下無二

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

子之致為乎為致也猶

寇恂字子翼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及王郎起遣將狗
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即卽拔起王郎難可信向聞大司
馬劉公謂光武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然之恂遂與况
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
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禹曰寇恂文武備足
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
軍事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講兵肄射伐竹為矢養馬收租以
給軍及破朱賁將蘇茂軍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
任也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帝

數策書勞問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恂捕得
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欲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
見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
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
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為兩人分之紛猶於是並坐極
歡遂同車共出結友而去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高峻既降屬大司馬吳漢及漢
軍退亡歸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至是帝議使降之恂
奉璽書以至第一名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
之峻由是惶恐出降諸將問故恂曰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人以為有宰相器。卒謚曰成侯。

鄒氏泉曰：聞之范文子曰：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故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惟君子能之。乃子翼之奉璽書於隴，木欲降峻也，而戮其使；皇甫文賈復不戢，部將不知謝過而欲刃子翼，罪在復也，而顏待以禮而避其鋒，庶幾所謂有剛有折者乎？范史以夷齊不念舊惡稱之，非溢美矣。

馮異字公孫，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與父城長苗萌開門奉牛酒迎光武。

署異為主簿，自伯升之歿，光武不敢顯其悲戚，異獨寬譬之，因間進說曰：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獄，布惠澤。光武即行其言，從破王郎平河北，及異擊走朱鮪，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所至皆布威信，群盜及赤眉將多降。異為赤眉所敗，異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會戰，卒大破赤眉於崤底。帝璽書所謂始雖垂翅迴溪，終能奮翼澠池者也。異擊破延岑軍，威行關中。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者。章使以章示異，異惶惧，上書謝詔，報慰安之。後異朝京師，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厚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自是數引譙見，定議圖蜀北地。諸豪長悉畔。

囂降興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帝又使異進軍義渠凡領北地安
定天水太守事各多戰功及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
泉按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將兵號三十萬守洛陽而異軍河
上僅僅與寇恂合執以拒之其不足以相格甚明也自異遺
李軼書而軼亦以書報是後軼遂不復與異爭鋒異又引軍
度河大破武勃軼又閉門不救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怒
至使人刺殺軼而鮪亦自是破走諸將於是始勸上即位然
則異一紙書賢於三十萬衆遠矣故光武他日勅異亦曰今
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一時君臣之際
所以共復炎劉之業者其皆以不殺為武與

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將

相之器也更始立受漢中王劉嘉書北度河及光武于栢人因

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復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

軍從擊青犢被羽先登負旗敵所向皆靡又大破五校傷創甚

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懽令復居前擊薊賊破

之光武即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潰圍解急身被十二

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

面之勲諸將每論功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天下既定封侯食縣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復為人剛毅

方直多大節既還私弟闔門養威重卒謚曰剛侯

鄒氏泉曰君文一縣吏耳方其聚眾歸嘉也說之曰臣聞圖
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
桓文事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
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此其胷中經畧一何了了哉故終
能克建遠業豈非有志者事竟成乎若臣者而光武不能從
朱佑之薦以為宰相此東漢之業所以不可望於堯舜湯武
也泉按顯宗永平中圖形雲臺光武功臣凡二十八人矣
余所紀寥寥四人者紀其最高如張南軒所稱識明而行脩
量洪而器遠可與共圖政者也東漢精華有云高祖功臣皆
踞蹠之士光武功臣皆信義儒學之士若其次第則鄧寇馮
賈才德俱優最高次岑彭吳漢耿弇勳高次鮑期王霸祭遵

朱祐之屬皆賢餘亦忠義勇敢智畧之士全無姦雄廁其間
惟馬武人物不及亦無過皆起河北

馬援字文淵馬服君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乃辭况就邊郡田牧轉游隴漢間世祖即位援在

西州隗囂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既

見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現莊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世祖引見於宣德殿援曰陛下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從幸東南還以為

待詔使使送援西歸囂問以東方流言流傳也及京師得失囂既

得援語遂遣子恂入質授隨恂歸洛陽世祖上林苑中會隗囂

用王元計意更狐疑又怨援皆已發兵拒漢援上疏頓聽詣行

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自將征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拜援
隴西太守援擊破先零羌及參狼羌隴右清靜復平嶠南帝嘗
言仗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會匈奴烏桓寇扶
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
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
賤居高墜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及
援出師虜遂散去時援年六十二矣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遇
賊攻縣多所斬獲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耿舒請從充道充道
趨援請進壺頭水路帝從援策卒受困耿舒與兄弇書有仗波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之語弇得書奏之帝使梁
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援為松父友
嘗受松拜

遂因事陷之帝大怒收援印綬後妻子上書訐寃前後六上然
後得歸葬

范曄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
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成

梁松王磐呂种而不能自免於諛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
回視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
亦明矣

卓茂字子康元帝時學於長安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恬淡樂
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
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孔光稱為長者，後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史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初，茂列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憊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平帝時，王莽居攝，以病免。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二子戎、崇皆官之。」

鄒氏泉曰：班史稱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時年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夫商容信賢，周武王表其間以對人望，此光武之心也。乃燕昭之

為郭隗築館，豈可同年語哉？若茂之行，已立政廩廩，德讓誠所居，則化所去見，思者儔彼隗，戰國士又何能望之也？班氏不能為別白言之，故余為之表著云。

邳惲字君章，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仰占玄象，知漢必再受命。左隊大夫邳並素好士，惲說之曰：「敢希伊尹之縱，應天人之變，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魯字也。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言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子作緯著曆，上垂戒，欲悟陛下轉禍為福。莽大怒，即收繫獄。會赦，得出。建武中，至廬江，遇將軍傅俊，東徇揚州，禮請惲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所向皆下，俊還上論之。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

安志美行屬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來歙薦堪召拜郎中四遷為蜀郡太守激吳漢進師竟拔成都據其城慰撫吏民蜀人大悅二年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入漢陽堪既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謂珍珠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

廉范字叔度廉頗後也范父遭西州喪亂客死及平與客步負

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俱沈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死蜀郡守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前有迎喪時范又固辭歸塋服竟請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初隴西太守鄧融脩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案舉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推相濟乃託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及融果徵下獄范得侍衛左右焉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塋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言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怪其志膽敢因贖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斬之匈奴由此不敢復至雲中建初中遷蜀郡太守以

淳厚厲俗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有五袴之歌

范曄論曰張堪庶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院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亡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音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庶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言二帝先怒後赦之意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更始初拜會稽都尉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

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建武中上書乞歸詔徵為九真太守九真倍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延令各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賑助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視事四年九真生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河西舊少雨澤為置水官吏脩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肄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泉按會稽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任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養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各列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由是郡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夫以不辱志之養不赴公輔之辟而受署於一都尉然則禮意之感竦人也至矣哉

鍾離意字子阿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

過農弘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顯宗即位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中夏旱而大起北宮意上疏請罷止以應天心帝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鱁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大怒召即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拘執帝意解使復冠而饋帝性褊察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鄒氏泉曰子阿自為小吏如封還記衣病徒遣檀建聰防廣
歸歛毋大抵皆為人所不敢為及其晉尚書而後陳般樂事
止北宮作上變異疏亦多言人所不敢言總之非難能也乃
其委珠璣一事余獨嗟嗟異之方交趾守之坐贓伏法也詔
班賜資物於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
其故對曰臣聞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
門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嗚乎此真可以愧世之貪夫矣遷史記不美其大而獨以解
衣就格首稱余故特表其事云

曹褒字叔通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
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

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上
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詣嘉德門令小黃門
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
今宜以禮條正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乃次序禮事依準舊
典雜以五經織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
度以為百五十篇奏上帝納之會帝崩和帝即位帝遂以新禮
二篇冠永元中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帝雖寢
其奏而漢禮竟不行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演經雜論
若干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者諸生餘人慶氏學遂行於
世

范曄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采經禮參酌

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散然先生之容典益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嘆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能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孔子之燕來觀者不盡言未備也孝章未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筭議出異端斯道竟復墜矣

言章帝晏駕而張酺等奏哀擅制禮遂不行

丁鴻字孝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曰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鴻父緄從屯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與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願辭爵仲公鴻友鮑駿遇於東海鴻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曰

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閉門教授鮑駿薦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粟食公車署與博士同禮肅宗朝詔鴻與賈逵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即位遷太常代表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大畧言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薦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鄒氏泉曰東漢讓國者稱丁鴻劉愷鄧彪章帝時愷讓弟憲和帝時彪讓弟荆鳳愷彪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悖矣

乃鴻之心則主於友愛故終悟而反於道異夫二子之徇名者焉此蘇意至其因日食上封事極言春秋迄漢興以來上下威損權盛之故卒克誅鋤竇憲使和帝獲繼孝昭之烈鴻之功又何偉哉

第五倫字伯魚少介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數年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建武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巫祝多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百姓以安永平中坐法免歸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數歲由宕渠令遷蜀守蜀掾史多富實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脩理肅宗即位倫為司空以后族過盛疏令朝廷抑損其權及馬防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言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恐卒有繼芥難為意愛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因勸成風德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述三輔論議者言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云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回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如此倫自謂有私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也覽博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

范曄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常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此言倫身軀節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袁安字劭公少傳父良易學為人嚴重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

曹後舉孝廉洛陽令至袁安門見安卧雪僵不出問之安求平

中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安到郡

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徵為河南尹政號

嚴明名重朝廷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安與

司空任隗書連上至免冠朝堂固爭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

安正色自若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

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

鄒氏泉曰危哉劭公處竇氏之際也以竇太后臨朝而憲之

險急負執當其爭立比單于時憲且詆毀安至稱引光武誅

韓歆戴涉故事不免虎口矣安卒不移如山信哉王臣之

烈乎王臣之烈乃憲卒未有以害之誠以安素行高也及其

理楚獄出無驗者又不忍錮人於聖母其仁心又足以單後

昆矣崇華

魯恭字仲康肅宗時以經明與白虎覲議大復舉恭直言待詔

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爭田累

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建初中即
國螟傷稼犬牙緣畝不入中牟河南尹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
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決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
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賸者耳還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安上書言狀帝異之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熹王和帝初立每
言政事便益者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
日盛恭再在公位選舉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
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言若能講學自有鄉舉終無所言後以老病

策罷

泉按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正直
稱真所謂欵欵德滿者耶此班固乃其所最難能者友愛也
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即數以禮請謝不肯應
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至丕舉方正恭乃
始為郡吏夫自韜其光至就弟之名而後出其友愛敦篤一
至於東漢賢者雖多質行此一事恭為最優與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明經博覽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
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騭聞其賢而辟之五遷為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寧初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上疏言之內侍皆懷忿志延光初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至自往候震拒不許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時詔遣使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不省豐等益無所顧忌遂共譖震怨對志望帝收震太尉印綬旋遣歸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醕而卒

鄒氏泉曰伯起之死死於忠也觀其至夕陽亭也慷慨謂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醕而卒此即尸諫悟君

遺意而守且承樊豐等肯竟使露棺道側後門生有追訟震事者始得以禮改葬葬之先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蓋上天出異以彰震之忠也其後震有曾孫劭者嘗對靈帝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嗚呼奇猶能爾秉賜與剋又可知已四柱柱國豈偶然哉

至處四
世太尉

黃瓊字世英劭之子也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連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申薦樊英等又薦處士黃錯等有詔徵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言宜顧省政事損闕引見德陽殿奏修行籍田之禮頃之遷尚書令奏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以補左雄之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
梁冀瓊獨違胡廣等議比賞賚以為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
之羞同於霍光冀恨之後冀被誅胡廣等皆坐阿附免廢而瓊
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
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黃等徐傾動中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
疾不起後復為司空以地震免及疾篤又上疏切諫云
鄒氏泉曰黃太尉之當漢季所處亦危矣諸梁秉權監宦充
斥李固杜喬咸見殘滅而李雲杜衆旋亦并坐朝野之人以
忠為諱矣而况太尉又冀所恨乎乃能以正直自全非有安
隄所處之嚴惡能如是至於五侯擅權無可柰何乃於垂絕
之日陳不諱之言此其為忠又至死而彌篤矣

張綱字文紀留侯之七世孫也少明經學雖為公子廷皓為而
厲布衣之節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綱常感激
慨嘆退而上書願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初選遣
八使徇行風俗皆耆碩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
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劾奏大將軍冀河
南尹不疑梁驥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為封豕長蛇謹
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嶽京師震
慄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剛言直終
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
間朝廷久不能討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以事中之前遣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

壘以慰安之。嬰深感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入嬰壘，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帝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部一年卒。嬰等五百餘人為制服行喪。

鄒氏泉曰：秦少游嘗言：任法不如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心甚。若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吏將皇恐救過之不暇，何則？非救不辜，則故縱反者也。信哉！余觀文紀之於張嬰，非所謂者耶？綜其實，則班宣德信，降集劇賊，以寧南州，較之龔治瑯琊，又有加焉。彼雜舉少年惡子，一旦收捕於虎穴，其目耳具，知主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若尹賞趙廣漢，並視綱斯其下矣。

虞詡字升卿，早孤，能通尚書，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殘破，并涼議者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詡說脩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議者喻言壞一衣以相補，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誠宜令四府九州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也。冗散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四府皆從詡議。而鄧騭兄弟以詡異其指，欲以吏法中傷之。除詡為朝歌長，令治賊。詡到官，設三科募士禽殺之。賊由是駭散。遷武都太守，以計破羌，通漕道，歲省四千萬。順帝初，為司隸校尉。時案中常侍張防用權勢，受請託，屢寢不報。詡自繫廷尉，奏言：臣不忍與

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等坐論輸所譖而死左校後遷尚書僕射諸所奏議多見聽用

泉按虞詡性剛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竟老不屈嘗上書自訟曰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直哉詡乎觀其臨終謂其子恭言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嗚呼余讀郭公傳知襍祥徵應頗溷厖難詰詡即殺賊不冤胡能必天之

昌後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誣婦鳩毋訟縣郡不察結竟其

罪嘗知枉狀備言於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去婦竟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嘗請府具陳其事請丹戮訟者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北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探求詭責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止人物無資貧者死嘗餓于道單易前守宰之弊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同郡尚書楊喬上書薦之竟不見用入傳鄒氏泉曰易中孚豚魚吉彖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夫豚躁

劉寵除平陵令
又拜會稽太守
若耶山谷老
人各賞百錢
以送寵。為人
選一大錢受

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無不至矣。伯周之去珠復還，非至信孰能孚此者乎？然此一珠也，守取之則徒民採之則還，何也？此又損益之義焉。易取下益，上則為損，損上益下則為益，故取珠以自殖者損也，弛珠以厚下者益也。一珠之去還，固損益之際，有神宰之乎？長民者胡可不學易也。

劉寵字祖榮，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毋疾去官，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七遷，拜會稽太守。山民厚朴，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明府下車

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為宗正，頻遷司徒、大尉，以日食策免。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儉素。准亦家無積餘，以老病卒於家。吏傳泉按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夫古今大吏一出都下，便擁蓋塞從，蒼頭輦恒藉聲勢，以責郵館供具，遂成通弊。况有隱其姓名，求一憇息不可得而徑去者乎？若劉公信長者矣。

朱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及壯銳意講論，或時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

更精篤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舉孝廉順帝
末梁冀辟穆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
穆以冀地執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
及冀驕暴不悅又極諫冀終不悟永興初擢穆為冀州刺史州
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辭不見冀部令長聞
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以威畧推宜盡誅賊渠帥
舉劾權貴有宦者趙忠堊父偕為瑱璠王匣穆下郡案驗吏畏
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以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赦之居家數年徵
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
請皆罷遣博選耆儒碩德與參政事故事中常侍帝怒不應穆

朱穆作崇厚論
又著絕交論

伏不肯起良久趣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
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穆
感時澆薄慕尚敦篤嘗作崇厚論見比周傷義偏黨成俗又著
絕交論又奏教書詩記朝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手自寫之
鄒氏泉曰龜山楊氏嘗言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
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蓋深以邕
之言為未然夫以穆之奏記極諫所以匡救冀者不遺餘力
矣殆庶幾舉而不黨邇而不緇者焉固無害其為貞孤也且
邕之言曰括二論而言刺薄者博而洽指崇厚斷交者貞而
孤指絕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
孤焉則貞孤之說龜山亦未之深究與

李固字子堅司徒劔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追師三輔學五經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
生知是劔子陽嘉中災異屢見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
之敝為政所宜固為條對帝覽之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官疾固
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解印綬歸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
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我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
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于商商不能用永和
中為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
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
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是日有詔多所徵進劾免大抵納固言

也及冲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冀不從乃立樂
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
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
冀猜專深忌疾之又固所奏免官多怨者希望冀肯遂共作飛
章虛誣固罪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使左右進
毒帝苦煩甚而崩固伏尸號泣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因
議立嗣胡廣以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立清
河王蒜之議冀愈怒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等各謀立蒜為天子冀因此誣固
與文鮪為妖言下獄有貫械缺鑕詣闕訴固枉者太后赦焉及
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

更擄奏前事遂誅之。杜喬字叔榮，何內林慮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引司徒楊震府，後為侍中。漢安初，以喬守光祿大夫，使狗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太守崔瑗等，減罪千萬以上，讓即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遷大司農。時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之不省。永昌守劉君世以金蛇遺冀，事發覺為益州刺史，種嵩舉劾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又冀女死，喬獨不往會喪，及喬為太尉，不聽納冀妹厚禮，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憎

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然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交通，請逮案罪。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李固既死，冀使人脅喬曰：早從宜，令其自盡也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鄒氏泉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喬固持正守節，以爭大義，確乎其不可奪。觀固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垂猶恋恋而不能已，而喬當李固見廢之後，且正色一魚所撓，真所謂朋心合力。范曄以匡社稷者，其願視胡廣趙戒輩猶糞土耳。論者乃謂固始就梁商之辟，後不發冀姦，建毒舉動迂緩，以為失計，而喬繼固為相，制命於冀，相與就死為

無益此皆以後人論前人亦甚易而不知當時事勢之不可為只有一伏節死義而已自固以死抗讎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然則李杜之死豈無裨於漢哉

李膺字元禮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守蜀郡以公事免官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延熹中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畏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門黃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及膺案殺張成

善風角推占當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

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

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

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不章而

致收畧者乎不肯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竇武霍喬訟之獲赦免歸田里頃之桓帝崩靈帝立陳蕃為太

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

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事具蕃傳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

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膺曰事不避難罪不逃刑臣之節

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張儉字元節。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中。太守翟超請為東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遇絕。章表不得通。田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三公並辟。公車特徵。皆不就。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在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

鄒氏泉曰。鉤黨之禍。史氏以為始於甘陵汝南。而成於李膺。張儉豈不謂破柱戮朔。案殺張成。舉劾侯覽。激而為已甚之。

亂哉。余以為不然。夫桓靈之世。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庶政。悻直之風。斯以行矣。矯枉過正。卒成黨禍。所必至也。獨膺儉之激乎。紉乃其生。則苟爽喜得為御。死則景毅自表免歸。靡至於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而爭為之主。信非兩人最賢。而曷臻茲也。若膺之事。不逃刑。儉之禍。反良善。則二子固自有軒輊矣。按黃門寺之獄。其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而其名迹頗存。列黨錮傳者。自劉淑以下。合二十一人。余獨紀李膺。張儉者。從史氏所論。成黨禍者。而為分解之也。嗚呼。恐亦不免薰膏之訕云爾。陳蕃字仲舉。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

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
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甚奇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
不合投傳而去後射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
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後為大尉理河南尹李
膺等忤旨之罪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帝崩
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初桓帝欲立后蕃固爭立竇后至是后
臨朝委用蕃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
下名賢李膺杜密等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而帝乳母趙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誣事
太后太后信之蕃與武共謀誅宦官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
誅武等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攘臂呼曰黃門反逆王甫與蕃相迎暉遂令收蕃送北寺獄殺
之竇武字游平駟之玄孫也武以經行名顯關西延熹中長
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拜武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
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時國政多失內
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諫之書奏詔原膺密
等帝崩無嗣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是為靈帝
辟武輔朝政常有誅剪宦官之意時蕃私謂武曰今不誅劓等
後必維圖武深然之於是引同志尹勳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
者李膺等共定計策會五月日食蕃說武曰可因此黜罷宦官
以塞天變武先已白誅中常侍管霸及蘇康等至是復數白誅
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以所親黃門山冰代黃門令魏彪使

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送北寺獄雜考之辭連
及節制因內奏收節制等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因大呼
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太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召尚
書魯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收捕武等執蕃殺之武
不受詔馳入步兵營召軍士屯都亭詔少府周靖護匈奴中郎
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王甫所將士與奐等合圍武武自殺收
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於是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氣矣
鄒氏泉曰余讀漢書至陳蕃竇武誅宦官事未嘗不嘆其功
力不終為邪黨魚肉而又惟後之論陳竇者何其不肯恕也
論者大都言蕃武雖據推處位而事當至難以孤弱之主而
政在房闈且宦者盤錯之勢已成蕃武雖漸引類於朝而植

根未固徒欲迅決為誅鋤之計顧當時宦者之罪豈無輕重
先後之倫乃欲一槩施之使人人自疑又遲回不斷舉動草
草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卒而身死功頽以致何進小智
又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至凶黨竭澤則劉氏遷業矣故
曰漢業將謝陳竇扶起翻為振落之禍已上參黃柏范擘張
南軒揚龜山等論
豈不可悲哉雖然朱子有言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
不知事到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
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
禍也此論可謂恕而公矣

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中平初黃

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
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
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挾忿以事中心遂傳下獄傳連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疏請
之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俱不免乃交易名姓轉
側猶言河東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
宦官召允與謀事獻帝即位董卓劫遷都關中允悉令收歛蘭
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
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也時董卓尚留
洛陽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曲意每相承附臣王內外莫
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黃琬大鄭公業尚

等謀誅之乃上楊瓚士孫端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
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二年卓還長
安錄入關之功允推受封侯食邑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
卓入賀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布亦數勸之布又欲以
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
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
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伏正持重不循權
宜之計故群下不甚附之及允議罷卓將校卓部將李傕郭汜
等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收允殺之

鄒氏泉曰范氏論云為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隙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

能不以猜忤為彙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隙不為徂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其論允覈而當矣。乃允功全元醜。而身殘餘孽者。郭李也。則所謂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者也。若温公論允專殺卓之功。而以士孫端不伐保身為知。則允無乃不得為智耶。

臧洪字子源。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超然其言。與洪見兄邈。計事邈。使洪詣交豫諸刺史期會。酸棗將盟。更相辭讓。洪乃攝衣登壇。操血而盟。辭氣慷慨。聞者激揚。自是之後。各懷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軍竭。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

難。位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交。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洪乘青州屠戮之後。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為東都太守。時曹操圍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部將赴其難。自以眾弱。徙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洪由是絕紹。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之。紹得洪報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援。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兵將相枕而斃。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意欲屈服。赦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

鄒氏泉曰。昔人論臧洪者。或謂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

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或謂表紹方睦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為不量彼此。揚龜或謂洪實游俠之靡非臣子之義。濠少以余觀之。諸論洪者皆不尋其端者也。夫始洪之舉事也。謂超曰。誅國殘賊為天下唱義。其會兗豫刺史而盟也。曰。齊心一力。以致臣節。墮首喪元。必無二志。此其志豈獨為一起哉。其路絕而依紹。城陷而絕紹。寧死而不屈。紹肯以畢此志耳。當其時。藉令紹出援師。則超不死。殺卓延漢事未可知。存荆之業何有乎。如是而曰游俠之靡不然矣。

趙苞字威豪。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舉孝廉。遷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

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遙謂曰。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歿。歛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吊慰。封歛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鄒氏泉曰。程子言苞處與虜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處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徐庶得之矣。此豈不義而程子言之哉。然范曄有云中世偏行之夫。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

其苞之謂與

荀彧字文若。淑之孫也。父緄為濟南相，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訛議。或有意數見漢家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都，或聞曹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操擊陶謙，使或守甄城，任以留事。卒全三城以待操。及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以為將軍本以兗州首事，若不先定山東，根本將何寄乎？操於是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遂平。李催、郭汜相攻，催迎帝幸其營，楊奉等將兵奉車駕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于許，時操許衆以為山東未定，或曰：今鑿駕旋轉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從之。及帝都許，軍國之事，操皆與或籌焉。袁紹既蕪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操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遂擒布，定徐州。後紹率大衆攻許，操與相距，保官渡，欲還許，以致紹師。或曰：「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乃堅壁待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及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復置九州者，或請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從之。操上書表或之功，增疇戶邑，或深辭讓，至十數乃止。會劉表病死，表子琮舉州降，操、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

與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參丞相軍事，操軍濡須，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噐也。遂飲藥而卒。帝哀惜之，或行義修整，而有知謀，好推舉賢士。時人多惜其死。死之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唐子西論曰：議者謂或協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曰：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耳。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辭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

幸，故曹公不用其說，以成竊國之禍。究其始終，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安得非之。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性好學，博涉多覽。張儉與融兄，儉有舊，侯覽之以名捕儉也。儉亡，抵褒不遇，融留舍之。後事泄，儉脫走，融一門爭死，由是顯名。辟司徒掾，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融多舉中官親族，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揚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後辟司空掾，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及獻帝都許，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偏柳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以

徵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大中大夫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
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
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
而初慮伏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言昔
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融為九列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
衣襴衛跌蕩放言謝謂融曰仲尼不死大逆不道書奏下獄棄
而妻子皆被誅

范曄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
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
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稅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

而巳豈有負園即利委屈可以每其生乎每貪慄慄焉皜皜
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鄒氏泉曰自古以來亡國喪君必有節義之臣獨東漢之亡
無一人唱義於天下惟前此禪位二年時有京兆金禘自以
代為漢臣乃發憤與少府耿紀丞相司直常晃欲挾天子以
攻魏南援劉備事敗至夷三族史氏又不為立傳遂使湮泯
無聞泉因紀其人以繼文舉之後見當時桓操者僅僅若此
耳東漢號稱尚節義至禪代之際滿朝之臣拱手觀變倭躬
魏廷若不知有漢者豈更黨錮之禍忠臣義士根萌無一遺

耶余深為東漢慨也已上名臣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

尚書紀 卷七
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者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願因旦暮自屈與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

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後復特徵不至

梁肅釣臺碑曰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遊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可見於是矣頌曰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與先生異乎斯人俯仰在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礚礚遺風是仰終古不

梁鴻字伯鸞。鴻幼遭王莽亂世，長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問燒者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以執勤，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而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資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耳。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暇，乃更為椎髻，著布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章帝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有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之句。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非凡人也。」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

通為求墓地於吳要離家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塋畢妻子歸扶風。

高士碣曰亦傑蕭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以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倍。故登邱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遁。遐遁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

陳寔字仲弓。少作縣吏。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詩。嘗受業太學。後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記許令。禮召楊吏。聞者咸歎服。

之家貧。以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為眾人言之。寔固自引愆。天下服其德。後除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塋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吊焉。

陳仲弓謚為文
範先生

及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以訓子孫盜自投于地歸罪寔徐譬之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三公楊賜陳耽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之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卒衆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有六子細湛最賢所謂元方季方難為兄難為弟者也

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闕豎擅恣故俗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謝安猶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歲饑饉常分釜庾之儲以救里中餓者居常以典籍娛心誨人使從善遠惡不覺而化自行學者多成器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有頃行路老父擔重一人代擔行數十里問姓名不以告後老父復行失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見之即前者代擔人因擊袂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烈嘆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

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

泉按：王烈行實有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太丘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歎服烈器業，亦相懽好。由是道成德立，海內英稱籍甚。論者以為名聞在原寧之右。由斯以言，烈器識固自不凡。而師友陶鑄觀摩之益，復亦不少。今世所謂師友者，自文藝外一切置不講，安得有德器過人如彥方者哉。

仇覽字季智，一名季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菓菜為限，鷄豕有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昔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鳴臬即時考城令王與政尚嚴猛也。

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覽不與融言，融心獨竒之。謂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

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床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有家範然喜怒聲色之異家人莫得見焉

吏入循傳

泉按謝承書言陳元事與史所紀稍異云元母詣覽言元不孝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感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卒成佳士嗟嗟今世坐陳元之罪者不少矣安得有蒲亭長不罰之化乎

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

表也既而前去表閱一作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閱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暗蠖醜泉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砥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而還年四十

黃叔度號曰
徵君

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讜少行續數於通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玳各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琬
以為憲隕然其處慎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必清濁未議
其所方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幾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
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公曹既謁而退蕃
左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持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
原太守穉就家亦不就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往及瓊卒
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黍薄祭哭畢而去不告
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

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
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
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張九齡徐穉碑畧曰公受天元休含道傑出在漢之季遭時
溷濁不抗迹以比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
位貶絕在心而經脩于世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
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遙而已哉銘
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
可名麟出魚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郡勒石舊邦以

觀其妙

郭恭字林宗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為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學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時人莫識之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鑒別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

寧初陳蕃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耶嘗評奉高叔度之器勸茅容孟敏之學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論黃允守道不篤謝顛並不入道其後皆如所鑒云

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沮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向善道使士慕成名雖墨孔之徒不能絕也絕過也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獻帝時有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曰

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統性倣儻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起。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論有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等語。又作二詩以見志。畧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鱗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丹微風。為地。脚裕。遨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聞統名。竒之。舉為尚書。即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餘言。如理亂篇。損益篇。多

王符潛夫論

有益于政云。附王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生于統之先。順帝時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赤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貴忠浮侈實貢。貢士必愛日。如化國之日述赦等篇。皆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之得失焉。

鄒氏泉曰。昔人言政。謂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或引救敝之規。為說不同。綜之敷陳于朝。以聽人主之從違焉耳。乃其生不逢時。閤鬱困售。發憤嘆息。至於退而指訐時短。討擿物情。津津數十萬言。

以示來世。此其憂國敦篤。又有甚於在廷之忠謹乎。是故稱其文者謂繼兩京。敬其人者衣不及帶。所以感竦人心者亦至矣。二人先後不同。其事相類。余因合為一傳。列之逸民云。申屠蟠字子龍。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辟召。辭讓之曰。申屠蟠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即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送喪。歸鄉里。辭河鞏從事。封傳護送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荃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以吾子為可與言也。何意

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唯蟠超然免於疑論。大將軍何進連徵不應。進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之。蟠不答。董卓廢立。復公車徵蟠。或勸之行。蟠笑而不應。後竟處亂末。終全高志。泉按中平中。蟠及荀爽韓融等十四人。俱被公車徵。唯蟠不至。居無何。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僅以身免。而爽亦數履虎尾。

來史氏濡跡之譏彼韜伏明姿甘是堙暖者此固齟卒全高志智矣夫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源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德公素有重名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鑑其品鑒

不減德操云

泉按襄陽記曰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古人懽好真率乃爾今世安得有此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素與平原華歆同縣兩原相交善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陳寔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兄及太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

之曹操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及中國少安客人皆還
唯寧宴然若將終焉黃初間華歆為司徒薦寧不蒙位來徵寧
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自寧之東也度康恭謹之也前後所資遺
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明帝即位不子太尉華歆讓
寧詔以寧為光祿勳給安車吏從茵褥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
稱草莽臣上疏固辭正始中大僕陶丘一等復薦寧特具安車
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初寧妻先卒有勸更娶者寧曰每
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其本心哉竟不娶
蘇子由曰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
秦漢謂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荀文若
以才智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

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張子布忠亮剛簡
事孫權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
君臣之義幾絕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
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許文休以人
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
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
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勿安
而誰與哉

截竹為筩前漢律歷志黃帝使冷綸取竹之解谷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為律本 周宣王時太史名籀作大篆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漢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也小篆者秦相李斯所作也增
損大篆籀文謂之小篆二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
符節至今用焉又下杜人程邈所作曰繆篆 竈造也造創食物也 稹音軫 禫除服祭名 禘音石宗廟
中藏主石室也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 垓周語天子之田九垓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垓
墨李堅墨評古有李^廷珪墨為第一張遇次之兗州陳朗墨次之前漢竇嬰傳嬰墨不得志



